

读邓石如《篆书曹丕自叙轴》记

侃 华

道光四年正月，即公元1824年，力倡碑学书法的包世臣编次《国朝书品》，列神、妙、能、逸、佳五品；自妙品以下，又各分上下，共五品九等。其中，“神品一人，邓石如隶及篆书；妙品上一人，邓石如分及真书”。可谓推崇之至。这种推崇仅仅发生在邓石如去世后二十年。

如果我们记得古今书法一人的王羲之，其生前尝遭“野鹜”之讥，身后又蒙“楚音习夏”之评，直至唐贞观年间始定位一尊，那么邓石如真是幸运之极了。如果说包世臣尝从邓石如授笔法，以师生之谊，而存偏私之见的话，那么在《国朝书品》一著的六、七十年后，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一书中更为推崇邓石如，曰：“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，犹儒家之有孟子，禅家之有大鉴禅师”。这就说明包氏所誉非虚，从而也就确定了类如其《曹丕自叙轴》的篆书佳作（封底），即是包、康诸人目为“神品”的书法作品。

关于邓石如的生平与书法艺术，包世臣所撰《完白山人传》有较详细的记载。“山人，安徽怀宁之集贤关也。姓邓氏，字石如，其名琰，以敬避今上御名下一字（嘉庆帝名颙琰），遂以字行，而更字顽伯；集贤关当皖公山下，故又号完白山人”。“山人篆法以二李（李斯、李阳冰）为宗，而纵横阖辟之妙，则得之史籍。稍参隶意，杀锋以取劲折，故字体微方，与秦汉瓦当额文为尤近”。但看《曹丕自叙轴》一作，并不见杀锋劲折之态，而是介于玉筋篆与铁线篆之间的一种形态。按玉筋篆，指“笔画两头肥瘦均匀，末不出锋者”，以其笔画中丰腴圆润似玉筋而得名，所谓秦李斯篆法。铁线篆则是唐李阳冰篆法，以其笔画纤细、刚劲似铁线而得名。邓石如此作的篆书，笔画的粗细恰在玉筋、铁线之间，除个别字的笔画有所劲折之态外，皆是婉畅、健劲兼融的笔法。这是邓石如不同于包氏所言特点的又一种篆书作品，是直接取法二李篆法，基本上不杂隶意的篆书写法。从字体结构上，这一作品也不似邓石如教包世臣书法所说的：“字画疏处可以走马，密处不使透风，常计白以当黑，奇趣乃出”。而是笔画安排妥贴匀称，平正祥和的一种结构法。显然这样的结构法得于平正严谨，而易失“奇趣”。但邓石如采用的笔法，则恰恰可以起到补救作用。细观察、体味，邓氏未用当时人惯使的以束绸卷代笔，或烧毫笔，因此在圆润均匀的笔画中依然有使用毛笔而露出的笔锋之痕。但他采用的笔法，显然是包世臣所特别强调、欣赏的裹锋法，即相对于“万毫齐力”的铺毫法，而纯用中锋运笔的抽锋法、使笔锋保持圆锥状的用笔方法。采用这一笔法，使笔画凝炼、健劲、圆润，显然难度是很大的。包世臣曾说苏轼书法敛锋凝气，以救书法过于烂漫；董其昌裹锋制散，以救书法过于雕疏，其救败之意，正与邓氏以笔法的险劲破结构的平整而“奇趣乃生”同一意旨。这里包含着艺术家的功力卓深与匠心独运的两方面因素，然而又表现为一种似不着力，浑然天成的风格，这正是包氏关于“神品”的“平和简静，遁丽天成”的旨意所在。

包世臣评书以“神品”为上，标志着在艺术史上被崇尚为“逸品”的文人书画的大变革，这是使布衣出身的邓石如获得身后殊荣的重要原因。然而在他生前却始终被视为没有文化教养之人，被排斥在上层社会的文艺圈外而不见容。幸欤？悲欤？